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4.05.021

革变·识变·应变:人工智能时代 学校劳动教育的重构

黄宣桦^{1,2}

(1.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2.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205)

摘要:方兴未艾的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进入崭新的人工智能时代。在人工智能时代,传统的劳动理念、劳动形态、劳动体验和劳动工具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给现行学校劳动教育带来全方位的挑战。充分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劳动本身特别是对学校劳动教育产生的系统性影响,科学识别学校劳动教育智慧化场景、个性化定制、全领域泛在、全过程协同等新趋势新特点,围绕学校劳动教育价值、教育场域、教育模式、教育主体协同等方面辩证施策科学应对,才能在人工智能时代充分发挥学校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真正助推学生全面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学校劳动教育;整体变革;科学识变;系统重构

中图分类号:G40-0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4)05-0170-07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针对劳动新形态,注重新兴技术支撑和社会服务新变化”^①。作为当前备受瞩目的新兴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革,一个由之型塑的人工智能时代正扑面而来。在人类社会即将进入的这个崭新时代,传统劳动理念、劳动形态、劳动体验、劳动工具可能会发生全方位的深刻变化,同时推动学校劳动教育的内容、方式、场域向数字化、智能化、虚拟化方向演进。正确认识人工智能时代学校劳动教育面临的新趋势、新变化、新挑战,采取科学有效的应对举措确保学校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充分释放,是当前亟待深入探究的问题。

一 革变: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及其对人类劳动的重塑

劳动“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

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②。受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人类劳动经过了长期且动态的发展演变。历史地看,人工智能技术是人类劳动长期发展演变的产物,同时反过来深刻作用于人类劳动本身,给劳动理念、劳动形态、劳动体验和劳动工具带来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一)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理念的影响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进入第四个发展阶段,即“大模型+生成式”的发展阶段。人们普遍认为,这将是一场更加彻底地改变人类生活的科技与工业革命。其中,具身人工智能的前沿发展方向,意味着人类与物理世界进行交互的部分体力劳动在将来有可能被智能机器取代,如智能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形式,能够帮助人类从繁重的、机械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对简单与重复化的劳动被打破^③。这将极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使人类彻底走出奴

收稿日期:2024-04-10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2A0668)

作者简介:黄宣桦(1993—),男,湖南郴州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劳动教育、高等教育研究。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页。

③詹青龙:《创造性智慧赋能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内涵与维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7期。

役劳动、谋生劳动的境况。而通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简称 AGI)的前沿发展方向则有可能更加具有颠覆性。一般认为,通用人工智能是拥有与人类相当甚至超过人类智能的人工智能类型。它不仅能够像人类一样具备感知、理解、学习和推理等基础思维能力,而且还能在不同领域灵活应用、快速学习和创造性思考。这意味着文学创作、音影制作、数据处理、司法审判、教育教学等原先只能由人来承担的劳动将来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以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为主要内容的高阶脑力劳动也将实现人工智能的局部参与^①。

人工智能技术的上述前沿发展方向,将会推动传统劳动理念出现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人们对于劳动性质的看法将会发生根本变化。一旦人工智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大部分社会成员不必辛勤劳动便可维系自身生存,人类劳动就会发生质变,人们对于劳动的看法也会随之出现变化。亦即学者所言,当每个人不是为了维持最低生计而劳动的时候,劳动就成为“为了实现自我价值和发展自我兴趣而去劳动”^②。二是人类的劳动价值观将会发生一定变异。马克思阐释了劳动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人的价值在劳动中体现。人工智能时代,越来越多的传统劳动岗位被智能机器替代,部分劳动者可能因技术进步而被挤出出劳动市场。“人一旦失去操劳,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失去了意义产生的大地。”^③于是,以“勤恳劳动为荣、贪逸恶劳为耻”的劳动价值观必将受到挑战,轻视体力劳动、将照料劳动等服务性劳动判定为毫无价值的劳动形态等错误观念,极有可能随之萌发滋长。

(二) 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形态的重构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不仅会改变传统劳动形态,而且还会改变具体劳动形态的结构,甚至可能创造出全新的劳动形态。可以预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中的机械性、重复性部分将被替代,照料性劳动、服务性劳动则会进一步增长。不仅如此,具体劳动形态的结构也将发生深刻变化。即基础性的部分劳动

由人工智能替代,人类主要从事专业性、创造性的劳动。总的发展趋势是,人类的劳动形态会从具象劳动向数字劳动、智慧劳动转变。以文化产业领域的生产性劳动为例。OpenAI 于 2024 年 2 月 15 日发布文生视频模型 SORA,将视频生成时长从几秒钟大幅提升到一分钟,且在分辨率、画面真实度、时序一致性等方面实现了显著提升。这表明,文化产业领域正在进入人工智能生成(AIGC)的阶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劳动主体将彻底退出文化产业领域的生产劳动。极有可能出现的前景是推动该领域劳动结构发生形变。也就是说,未来文化产业领域的劳动者通过与人工智能合作进行劳动,人工智能生产出文化产品,却无法保证其最终产品在价值取向、思想内容、呈现效果方面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人类通过专业生成(PGC)参与其中,从而完成文化产品生产和加工的整个劳动过程。

不仅如此,一种趋近于“全能型”的全新劳动形态或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变成现实。当前,“超级个体”这个崭新的概念正在走进人们的视野。所谓“超级个体”,即指个体通过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我赋能,极大提升自身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

个体化的劳动在生产生活、创新创造等各个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顺应这种发展趋势,可以预知智慧化的个体劳动形态会成为部分劳动者的选择。传统观点认为,集体劳动才能培养劳动者的素养。如苏霍姆林斯基就曾强调:“为集体而劳动,为集体创造物质财富,为集体服务——这些都是集体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的极重要的因素。”^④关键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以及部分劳动主体与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度融合,随之出现的“超级个体”虽然同样在为集体劳动、创造财富、提供服务,但其劳动形态则是个体化、个性化的。当然,技术的进化与应用不可能在所有社会成员中同时并同步发挥积极效应。因而与“超级个体”并存的,是有能力适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大

①毛子骏,朱钰谦:《人工智能的国外社会科学研究热点综述》,《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第2期。

②何云峰:《从体面劳动走向自由劳动——对中国“劳动”之变的再探讨》,《探索与争鸣》2015年12期。

③于泽元,那明明:《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目的的转向》,《中国电化教育》2022年第1期。

④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萧勇、杜殿坤译,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13页。

多数“普通个体”,以及缺乏必备技术能力的“边缘个体”。在劳动形态重构的过程中,如何趋近“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是必须回答的重要时代课题。

(三)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体验的改变

以往生活世界中人们对于劳动的体验和认知,通过解析“劳”字的字形结构便可窥其一斑。“劳”字的小篆体字形是上中下结构。最上部分的符号是“焱”,本意为“焰”,意指“灯火通明”;中间的字符为“宀”,表示“房屋”;最下部分为“力”,表示使用体力。综上可知,传统社会对于劳动的认知,是指劳动主体在灯火通明的状况下仍然辛苦劳作。可见,过往时代的个体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繁衍和发展的需要,其劳动时间之长、强度之大。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劳动虽然创造了人类文明,推动了人类社会进步,但人们对于劳动的传统认知常常与“烦苦”的体验有着根深蒂固的关联,“劳动”即“劳累”是普遍的共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人们能够用更少的劳动时间、更低的劳动强度过上一种体面的生活,超越身体承受极限的“精疲力竭”的劳动体验不复存在。有理由相信,人工智能时代的人们不仅会获得比以往任何世代的先辈们都要长得多的闲暇时间,而且他们对于劳动的身体体验、心理感受、理性认知等都会出现关键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整个劳动过程中,枯燥而乏味的体力劳动减少了,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占据了更为主要的位置;谋生劳动的桎梏被打破,人类迎来的是一个体面劳动甚至是自由劳动的全新时代。劳动,一方面转化为了为享受闲暇而提供精神产品的实践过程,另一方面转化为了满足自身兴趣和爱好进行的探索性活动。于是,对于劳动的创造性、愉悦性体验和认知将会成为新的潮流。

(四)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工具的赋能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那种一开始就和机器,即使是最原始的机器联系在一起,很快就显示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①。人工智能技术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代表和推动力量,是彻底改变人类劳动和生活的

一场科技革命。经由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和“加持”的劳动工具,绝非“最原始的”机器,而是具备了人的智能、能够不断学习实现自身“劳动”能力升级迭代的“最先进的”机器。它们不仅本身就是劳动工具,更为重要的是它们还能运用其他劳动工具,甚至是发明和生产新的劳动工具。

人工智能技术给劳动工具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十分深远。经由劳动主体、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三者的互动关系综合分析,我们认为劳动工具的变革势必会对劳动主体——人类的劳动素养提出更高要求。劳动主体除非具备了一定的数智认知、数智思维、数智能力,否则就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市场抛弃,或者成为智能化劳动工具的附庸。必须完成思维、认知、能力的更新和迭代,劳动主体才能与智慧化的劳动工具实现良好的互动和高效的协同。在人工智能时代,要求劳动者具备更为高阶、更为专业的劳动能力。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智能化的劳动工具互动,主要从事“非物质劳动、数字劳动、共享劳动”^②,将是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

二 识变:人工智能技术对学校劳动教育的多维挑战

人工智能技术既会改变未来的教育,也会改变教育的未来。具体到学校劳动教育方面,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将会出现数智化场景、个性化定制、全领域泛在、全过程协同等新趋势和新特点,给现行的学校劳动教育带来多维度的挑战。

(一)学校劳动教育的数智化发展及其场景重设

学校劳动教育一旦插上人工智能的翅膀,教育场景便会朝着数智化方向演进。这一演进大体遵循四个步骤。

首先是教育内容、教育过程、教育成果、教育评价的整体数字化。这里所谓的整体数字化,不仅仅体现为教师着手进行劳动教育时把教学内容数字化,更重要的是体现为参与劳动教育的教师、学生都能够接入人工智能劳动教育平台。教师的教学过程,学生的学习实践、学习反馈,师生教学互动所形成的成果,以及学生对于劳动教育课程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页。

^②肖绍明,扈中平:《新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必要和可能》,《教育研究》2019年第8期。

的真实体验和主观评价,全部都能够实现数字化。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所有参与者、每一个教学环节都可以在劳动教育中实现数字化表达,表现为劳动教育过程中全员、全过程的“数字发声”。

其次是劳动教育的网络化,即已经实现数字化的教育资源连接在一起,高带宽、低时延地实现大范围的数据交互共享。

再次是劳动教育的智能化,实现“人机对话”。在劳动教育已经具备教师、学生、数据互联互通能力的基础之上,让教育者、受教育者、劳动教育资源三者充分实现智慧交流,完成劳动教育过程的智能反应与调控。

最后是智慧化,实现劳动教育的智慧网联。在前述三个步骤的基础之上,学校劳动教育的整个系统中,各种要素在教师、学生的智慧的驱动下,实现劳动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的优化运行。

劳动教育的数智化发展,最终会推动劳动教育的基础场景向数字孪生的转型升级。数字劳动,将会成为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当人类劳动越来越数字化、劳动教育的场景越来越数智化,基础场景与数字场景之间的鸿沟就会越来越宽广,数字劳动对于传统劳动的驱逐与挤压也会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之下,如何达成以“理解和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①等为主要内容的学校劳动教育总体目标,就成了无法回避的全新课题。

(二) 学校劳动教育的个性化定制及其价值失准

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理念是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最为紧切的要求。人工智能技术的加持,不仅使得劳动主体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了个性化劳动,而且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校劳动教育也将借助全新技术手段,针对每一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基础能力、兴趣爱好调整教学内容和知识难度,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和教学资源,实现“因材施教”,完成劳动教育的个性化定制。个性

化劳动与个性化的劳动教育同频共振,对于劳动教育价值共识的形成构成了明显挑战。

个性化的劳动教育将彰显个性化的劳动价值。必须看到,个性化教育的本质是差异化教育。教育的个性化,要求根据学生的需求和才能开展教学活动,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和探索。它充分体现了对学生个体的尊重,有利于实现每个学生的最大学习收益。尼尔·斯蒂芬森故此指出,人工智能教育的“圣杯”是一个能根据每位学生的才能和需求打造学习计划的全面教育体系。通过人工智能教育,为他们量身打造学习计划,使他们能达到最佳的受教育程度^②。但是,由于个体存在需求、兴趣和才能等方面的差别,根据这些不同需求、不同兴趣、不同才能量身定制的学校劳动教育,可能会使得本来就处于变革过中的劳动理念更加多元化,甚至在不同类型劳动群体中产生尖锐对立和严峻分歧。

(三) 学校劳动教育的全领域泛在及其双重影响

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将重新定义学校,而且也在重新定义学校劳动教育。就前者而言,标准统一、组织固化、运行机械的传统学校结构将被打破,呈现出灵巧、开放、融合、演化、智慧、多元的形态。就后者而言,劳动教育将不再受场域的限制,受教育者接受劳动理念、汲取劳动知识、提升劳动能力,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教室和课本,而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劳动教育将会实现线上与线下、校内与校外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存在^③。

学校劳动教育这一变化,实际上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劳动教育课程向着数智化方向转型,大量优质教学资源实现共享,可以极大地解决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让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不仅如此,劳动教育手段呈现出多元化、便捷化与智能化特征,劳动教育既可以通过智慧教育平台、慕课等方式在虚拟环境中开展,又可以在 VR、AR、MR 等技术的辅助下,构建虚拟和现实相结合的劳动场景,打造更加多维的劳动教育场域,使学生快速融入学习环境,更加便捷、高效、主动地参与学习

^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 页。

^②安东尼·塞尔登,奥拉迪梅吉·阿比多耶:《第四次教育革命:人工智能如何改变教育》,吕晓志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6 页。

^③陈君锋,唐玲,陈峥峥:《泛在学习融入青少年犯罪防控:必要性、可行性与实践路径》,《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5 期。

和实践,不断提升劳动教育质量。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劳动教育归根结底要以实践为落脚点,否则容易沦为“纸上劳动”,使劳动教育成为“无根之树”“无源之水”^①。人工智能时代的虚拟仿真技术,虚拟化了劳动实践场域,学生对于劳动缺乏实境化的参与,真实的劳动体验因而被取消。更为紧要的是,作为一种工具技术,人工智能营造的劳动教育场景本质而言是数字化运算逻辑的产物,缺失应有的人文关怀,这与学校劳动教育的宗旨不匹配。更进一步看,在虚拟的劳动教育中,真实场景和人际互动的缺乏,容易导致受教育者个体孤立、消极劳动、创造力弱化等诸多负面问题出现,影响劳动教育的实际成效。

(四) 学校劳动教育的全过程协同及其身份再造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传统以教师“教”为主导的教学模式,二者融合更好地实现了向“教”和“学”双主体模式转变。教师不再是单一的传授者,而是演变成成为驾驭劳动智能技术的重要引导者,学生也从传统的受教育者转变为更具主动性和选择性的学习者,实现了教师劳动教育、学生自我教育智能化的身份再造。这也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

一是学校劳动教育中教师主导地位的削弱。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在数据处理、逻辑分析、无限储存和生动直观的场景再现能力,在进行外显知识和动作技能的传递时具有明显优势。学校人工智能化的劳动教育平台能够不知疲倦且精准地完成任务指令,而且建立的劳动教育数据库和教育设施可反复使用,长期运行的成本远低于人类教师,这就使得学校开展劳动教育时往往优先选取性价比更高的线上课程或者智能化教育,学校劳动教育中教师传统的主导地位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教师边缘化,教师的主导地位受到一定挑战。

二是学校劳动教育中师生情感的淡漠。随着智能劳动教育的推广和人机交互频次的增加,大多数学生往往更多地接受机械化的劳动教育,师生之间传统的情感交流不复存在,使得劳动教育

本身缺乏情感交流,导致劳动教育无法真正实现教育目标。另外,传统劳动和以智能劳动为主的新型劳动都有其特点和价值,两者也将作为劳动教育的重要结构融入劳动教育课程中。因此劳动教育内容将空前丰富和庞杂,而劳动教育的有限课时使得人类教师无法针对多样的劳动进行深层教育,进而影响学生核心的劳动观念、劳动精神和劳动品质等内隐素养的价值塑造,制约学校劳动教育育人效果的实现。

三 应变:学校劳动教育在人工智能时代的系统重构

人工智能技术对于人类劳动的全面重塑,及其对于学校劳动教育的多维挑战,提出了系统重构人工智能时代学校劳动教育的现实要求。根据教育部“紧跟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准确把握新时代劳动工具、劳动技术、劳动形态的新变化,创新劳动教育内容、途径、方式,增强劳动教育的时代性”^②要求,以增强劳动教育时代性的部署,当前各类各级学校应当根据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的目标任务,顺应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劳动发展演变的新趋势新特点,从价值体系、教学模式、空间场域、主体协同四个方面进行系统性重构。

(一) 学校劳动教育价值理念的坚守与更新

历史地看,人的劳动能力是人通过社会化实践习得的,人工智能的“劳动”能力,实际上是人类借助人工系统生成的。人工智能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是对人的本质的确证。正因如此,提出人类终将迎来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奇点论”的库兹韦尔指出:“即便计算机的复杂性和容量与人脑相当,也仍然无法与人类智能的灵活性相媲美。”^③这就要求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校劳动教育,必须高扬人的主体性,使学生真正认识到,人工智能技术不能代替传统学校劳动教育,劳动教育的价值引领并不能通过人工智能发挥出来。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校劳动教育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劳动观,坚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教育目标追求,充分发挥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

^①陈攀,陈春萍,刘翔:《新时代高校深化劳动教育的“三新”发展路径论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②《教育部关于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http://www.moe.gov.cn/srcsite/A26/jcj_kcjcgh/202007/t20200715_472808.html。

^③雷·库兹韦尔:《机器之心:当计算机超越人类,机器拥有了心灵》,胡晓姣、张温卓玛、吴纯洁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XVI页。

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的综合育人价值。

与此同时,学校劳动教育必须因时因势实现价值理念的与时俱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打破了人类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区分。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对于劳动理念、劳动形态、劳动体验、劳动工具带来的系统性影响,未来“劳动”与“闲暇”的边界也极有可能被打破。人类的全部社会实践活动,都会朝着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聚力。这要求学校劳动教育引导建构起全新的价值理念,对于传统劳动与现代劳动、实践劳动与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具有正确的价值认知。劳动教育既使学生掌握在人工智能时代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劳动能力,又形成适应全新人工智能时代的良好劳动习惯,热爱劳动,理解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体会劳动不分贵贱,尊重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培养勤俭、奋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二) 学校劳动教育空间场域的拓展与回归

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学校劳动教育突破课堂、实践基地等现实场景而走向数字化、走向云端,建构起全新的智能化教育矩阵,实现学校劳动教育空间场域的升维将是势所必然的趋势。事实上,在人工智能时代,各级各类学校完全有必要根据自身人才培养的定位,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全面建构校本智能化课程,在劳动教育课程中不断融入创新性内容,为学生供给动态更新的劳动教育资源,建造虚实结合的劳动教育场域,以契合提升学校劳动教育实际成效的客观需要。

同时必须看到,学校劳动教育应当回归实践、走进生活,走进劳动的现场。如小学阶段的学校劳动教育,必须做到回归生活劳动,立足于个人生活事务的处理,围绕培养学生独立生活能力和良好卫生习惯展开。中学阶段的学校劳动教育,则要注重培养正确的劳动观念,训练学生掌握人工智能时代基本的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培养完成一定劳动任务所需要的设计能力、操作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而大学阶段的学校劳动教育,则要切实加强劳动实践锻炼,精心组织好大学生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工作,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扎实推进创新创业,引导受教育者在广阔的生产劳动与社会生活大熔炉中,增强善于创新、善于创造的劳动能力,养成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的劳动品质,历练敢于担当、不懈奋斗的劳动精神。总而言之,只

有确保学校劳动教育能够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下,更好地回归真实的生活世界和鲜活的劳动现场,才能把学校劳动教育从课程表上的价值召唤,真正转化为能够磨砢砥砺学生全面发展的“活”的价值实现的过程。

(三) 学校劳动教育教学模式的守正与创新

前文已经述及,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充分介入,劳动教育过程成为一个多种要素相互交融与创新的过程,甚至是一个人机混合、多元主体、多质主体交互、融合的过程。但不论教学实施的数智化水平多么先进,仍然只有教师与学生才是学校劳动教育的主体。这是学校劳动教育中必须坚持的定位。

当然,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这样一个高度智能化的强大工具,学校劳动教育在教学模式方面必须有所创新。一方面,应厘清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边界,明确人工智能与人类教师在学校劳动教育过程中的各自优势。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在数据储存、计算推理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高效计算与应用。但是,在学校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前者在情感教育以及人文关怀方面却远低于后者。基于此,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教育的强大优势,将部分需要体力以及耐力消耗的教学活动交给人工智能,实现大规模的程式化处理,可以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节省教师的工作时间,帮助教师更好、更高效地开展学校劳动教育。如果教师在劳动教育中能够更加关注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的树立,做到从情感角度关心学生的劳动体验和内心感受,不断浓厚劳动教育的人文关怀,就能使学校劳动教育真正回归其本质。

另一方面,各类各级学校要创新以人工智能为辅助的教育模式。人工智能时代,学校劳动教育要求教师不断提升自身的数智认知、数智思维和数智能力,灵活运用一体化信息化教学资源,借助各类智能工具开展劳动教育。不仅如此,教师还要充分重视人工智能背景下学校劳动教育出现了教学活动具有特殊性、教学情境具有虚拟性、教学成果具有不确定性等新情况,自觉做到娴熟掌控学校劳动教育的整个进程,引导学生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促使劳动教育达成预期教学目标。

(四) 学校劳动教育协同关系的再造与升华

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

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这充分表明生产工具的革新对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而且也给社会关系的变革带来深刻影响。就学校劳动教育而言,人工智能这种全新的智能化工具,同样会深刻变革教学过程中各种主体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学校劳动教育需要再造两个方面的关系才能予以妥善应对。

一是表现为学校劳动教育系统内部各主体间协同关系的再造。在传统学校劳动教育中,教师和学生是二元主体关系,教师负责劳动价值观、劳动理论、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的讲解和传授,学生则了解课程知识、完成课程作业、接受课程考核,师生之间构成了事实上的“权威-服从”关系。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学校劳动教育中的应用,全新的师生关系将会被生产出来,一种多元主体交互的新型劳动教育结构将会出现。在这样一种新型的劳动教育结构中,每个劳动教育教学活动的参与者都是数字知识的生产者,师生之间成为劳动

知识生产的合作者,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他们共同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探索性地开展劳动教育教学,教学相长将会成为现实。

二是表现在学校劳动教育系统外部,即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影响之下,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协同关系将表现得更加深入和紧密。具体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将拓宽学校劳动教育的边界,赋予学校劳动教育更加开放的特质。比如学生家长可以通过智慧接口进入学校劳动教育系统内部,实时了解或及时调取其子女在学校接受劳动教育的真实情况。校外的各种劳动实践基地,政府、企事业单位等也能介入到学校劳动教育的全过程、各方面。特别是企业、社会组织等用人单位,完全可以与职业院校、普通高校进行合作,在人才培养之初就明确提出自身的人才需求,明确人才培养的具体标准,通过“订制”式的合作,催生出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助力学校提高劳动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Transformation, Perception, Adaptation: Reconstruction of School Labo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ANG Xuanhua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School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ill push human society into a new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traditional labor concept, labor form, labor experience, and labor tools will undergo revolutionary changes. These changes will inevitably bring all-around challenges to the current school labor education. Only by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systematic impac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n human labor, especially school labor education, scientifically identifying new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intelligent scenarios, personalized customization, ubiquity across all fields, and collaborative processes throughout school labor education, and dialectically implementing strategies focused on the value of school labor education, education fields, education models, and the collaboration of educational subjects, can we fully leverage the educational value of school labo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ruly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Key words: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chool labor education; overall transformation; scientific perception of change; systemic reconstruction

(责任校对 曾小明)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